

神秘的金三角

杨木 著



8169

2

新华出版社

神秘的金三角

杨木 著



神秘的金三角

杨 木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插页4张 79,000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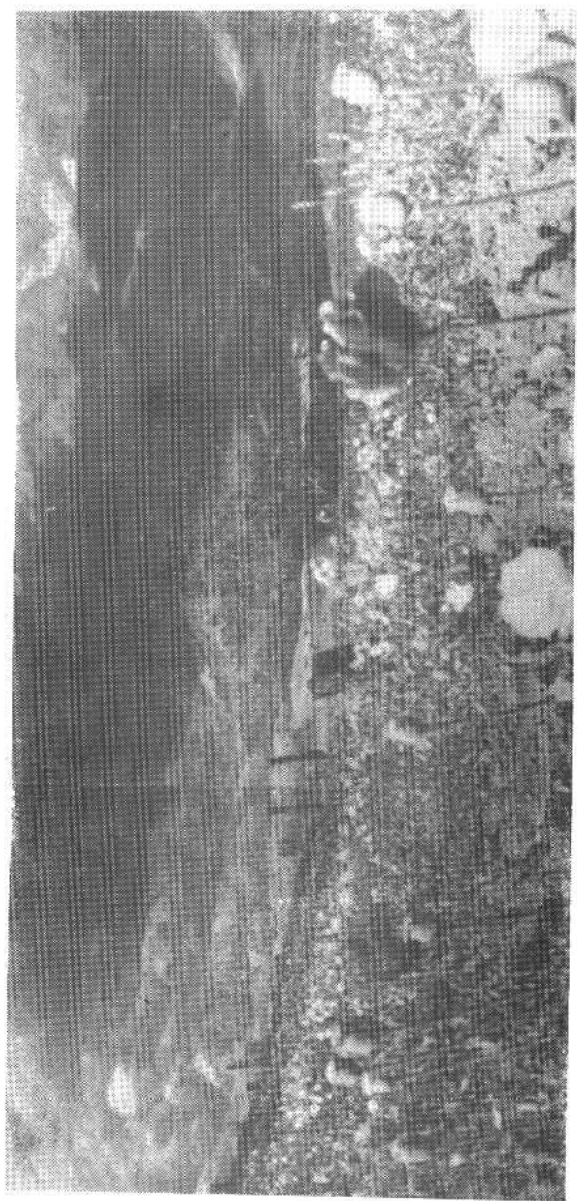
ISBN7—5011—0101—9/D·18

统一书号：3203·140 定价：1.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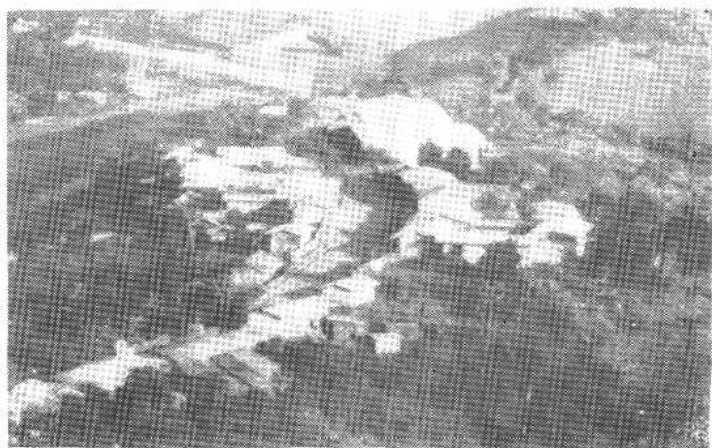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① 金三角牌樓



② 漫坡遍野的罂粟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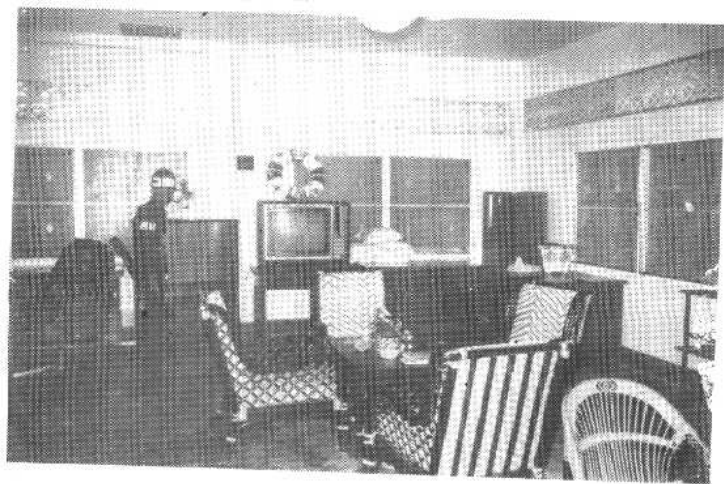
③ “国军”残部的主要基地之一“和平村”



④ 坤沙贩毒集团在缅甸境内的“繁荣村”街景



⑤ “国军”残部“反共联合军”
第三军军长李文焕



⑥ “掸邦联合军”参谋长张苏
泉在欣德村住宅的会客室

前 言

国民党军队李弥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我人民解放军围歼之后，李弥只身逃跑。接着，他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成立拥有两个军兵力的第13编练部。他统率的两个军于1950年1月，又被解放军歼灭于滇南。漏网的国民党军队两个团逃窜入缅甸、泰国、老挝边境的“金三角”，至今已37年。在此期间，他们有何遭遇，其后代现状如何？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金三角”作为“毒品王国”的恶名，远传全球，“国军”残部的活动与此有关，曾占据比台湾大4倍的地域，但详情在国内鲜为人知，故对“国军”残部在“金三角”的内幕，我国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颇感兴趣。

1980年至1986年，我曾在新华社曼谷分社工作，除多次深入柬埔寨战场采访外，“金三角”及“国军”残部在那里的情况，也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特别留意收集有关“金三角”的材料，并曾随泰国军警数次进入“金三角”采访。我还结交了数位熟

2095/07

悉“金三角”情况的台湾省籍朋友。他们向我介绍了有关“国军”在“金三角”的情况，并帮助核实一些材料。于是，我脑子里便形成了对“国军”残部——国际贩毒集团——“金三角”的较有系统的印象，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1986年8月，我利用回国后的休假时间，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了7000字的连载文章：《缅泰边境上的“国军”残部》。其内容只是提纲式地简述“国军”残部在“金三角”的历史，但却受到有关部门和读者的鼓励。我决心重新组织材料，充实内容，改写成书，以飨读者。

本书五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是我亲自采访的直接记述。李弥及其部队从淮海战役到云南的经历，是综合自国内发表的若干回忆录。至于“国军”残部及国际贩毒集团在“金三角”的活动情况，则来自台湾友人提供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或罕见的书刊文章。此外，我还把散见于港台和泰国报刊的有关“金三角”的报道，以及国际肃毒机构的调查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多方核对，力求准确。

本书以新闻报道形式写作，是一部实录。书中人物，除个别人因安全原因改用假名外，余均为真人真事。在写法上，对近年发生的事叙述较详，久远者从简。由于“国军”残部及其家属、贩毒集团、毒品生产、山地少数民族等几个问题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作者在写作时就采用依理穿插、顺情抒述的方法，但在文笔、结构上尚存在连贯性不够等毛病。希望读者把它作为历史纪事来读，并指出错误疏漏之处，以期今后改正。

再次感谢向我提供材料的港台及泰国的朋友们。

作 者

1987年7月

目 录

前 言

- 一、“金三角”石牌楼 (1)
- 二、李弥及其兵团 (5)
- 三、滇南被歼 (10)
- 四、溃退入缅 (14)
- 五、立足于热带山林 (20)
- 六、缅军第一次围剿 (26)
- 七、“反攻云南”惨败 (31)
- 八、在“金三角”称霸 (40)
- 九、缅军第二次围剿 (45)
- 十、“国军”首次撤回台 (50)
- 十一、第二次撤兵后 (57)
- 十二、贩毒集团崛起 (68)
- 十三、毒品的产供销 (79)
- 十四、泰北鸦片战争 (90)
- 十五、“自立村”之现状 (107)
- 十六、“难民村”的变迁 (123)
- 十七、“国军”三代人 (133)
- 十八、泰缅边界桥 (142)

一、“金三角”石碑楼

我站在“金三角”石碑楼前。这座牌楼位于缅甸——老挝——泰国边境的泰方一侧的清黎府昌盛县索叻区。它标志着狭义“金三角”的所在地，又是广义“金三角”的东南端的起点。因此，到了“金三角”牌楼，可谓进入“金三角”，但距离“金三角”的心脏地带还有数十公里之遥。

这座牌楼是用大理石叠成的。两根4米高的方柱护着拱门，柱顶及柱墩呈乳黄色。拱门高2米，支撑着一块浅褐色的石匾，上面凸出并列着的泰文和英文的黑色楷体字：金三角。方柱顶端用石笋架起一大块呈半月形的石雕。石雕中央是黑鹰头部，象征勇猛，其两端和鹰头两侧刻着4朵祥云。远远看去，黑鹰似欲背负云霞乘风飞去。

我穿过牌楼拱门，站在湄公河西岸眺望：发源于中国云南澜沧江的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边界后从东北而西南地向泰国北部奔流而来。作为泰

北、缅南边界河的夜赛河却静静地从西向东流到索叻并与湄公河相汇。可是，湍急的湄公河水却夹着泥沙把夜赛河水的一部分倒卷入原来的河道。年长日久，就在两河之间形成一块属缅甸管辖的广阔而肥沃的三角洲。早年，这块沃土盛产玉米，后又间种罂粟。这里，森林及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蕴藏着金、铜、铀和宝石等矿物。此外，每年三、四月，三角洲庄稼一片金黄，故有“金三角”之初称。我到这里正是10月，看不到任何作物，但脚踏泰国领土，离缅甸那个三角洲只有300多米，与老挝也只是一河之隔。因此，的确有身处三国交叉点之感。

可是，现在世界闻名的“金三角”的含义，在地域上已极大地扩大了，并带有浓厚的政治和社会的隐秘色彩。“金三角”的现义已具贬意，即淘取黑金（鸦片）的三角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金三角”产鸦片不多。但是，战后，法国利用越南、老挝土壤适宜罂粟生长的有利条件，大量在印支推广鸦片种植；美国则沿袭法国的做法，利用缅甸、泰国山地少数民族的强悍善战的性格，不仅收购他们的鸦片，帮助他们贩运毒品，并且把他们武装起来，利用他们去攻打缅甸、泰国乃至老挝的共产党武装。从云南溃逃到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占据“金三角”地带之后，也大肆发展鸦片贸易，扩大地盘。他们衰败之后，缅

甸籍的罗星汉贩毒集团，以及坤沙国际毒品大王相继崛起，从而使“金三角”成为“毒三角”，并变成毒品王国了。

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緬、泰、老“金三角”没有固定领域，时有变化。据美国《生活杂志》70年代估计，“金三角”面积大约15.5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柬埔寨（18.1万平方公里），比台湾（3.6万平方公里）大四倍多。还有人估算“金三角”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金三角”是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它的地形象一支半长统雨靴的阴影。这阴影主要映在緬甸领土上并紧压着泰国北部，也掩映着老挝西北隅。

据统计，“金三角”鸦片的年产量1984—85年为650吨，较好年成为700吨，占世界鸦片产量的60—70%，是世界最主要的毒品原料基地。在“金三角”的鸦片产量中，緬甸占90%，泰国及老挝各占5%。在“金三角”的山林中，有一千多个村庄，近百万人口，其中种植鸦片的多为山地少数民族。开办海洛因秘密加工厂，武装贩运护送毒品，则是国际贩毒集团及国民党残军所为。他们通过各种伪装和秘密渠道，把毒品偷运到世界两大毒品集散地——香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通过密如蛛网的贩毒系统，把毒品输送到纽约和伦敦等地的黑暗的吸毒和贩毒窟里，落到数以万计的男女毒瘾患

者的急不可待而颤抖的手中……结果，他们有的倒毙街头，有的在痛苦呻吟声中孤独地死去，有的铤而走险……

我站在渭公河边，向北久久凝视着那广袤的“金三角”的神秘土地。这块神秘的土地长期与世隔绝，几乎未有任何国家的记者曾深入“金三角”的腹地采访。至于历史的足迹，则早已被掩埋在原始森林的落叶枯枝之下……外界的传说以及若干书刊的渲染性的报道，更给“金三角”蒙上一层恐怖、残酷乃至不可知的色彩。

我曾数次去“金三角”的一些地区采访，积累了大量资料，并浏览过港台报刊发表的有关“金三角”的文章。在采访中有些材料又经过原“国军”人员核实，终能去伪存真，整理出“国军”残部进入“金三角”地区后的历史发展，以及它与国际贩毒集团、缅泰山地少数民族等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的实录。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是：“国军”残部在“金三角”的兴衰；几种势力在那里的勾结与争斗，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务恶与从善；“国军”及其家属的反共立场及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乃至思乡之情的交错出现，他们对前途的思虑，等等。

二、李弥及其兵团

李弥与“金三角”有直接因缘。此人原籍云南省腾冲县。抗日战争时，他曾以国民党军荣誉第一师师长及第8军副军长身份在滇缅边境作战多年。李弥在何应钦卵翼下起家，因而受到陈诚的歧视。李弥领导的第8军在淮海战役前曾驻扎在胶东半岛的潍县、昌邑、烟台一带。他用军需做生意赚钱后，自养几个团，并在临朐之战中获得小胜。蒋介石召见嘉许之余，发现他不但不吃兵员空额，反而自掏腰包养兵，就更加赏识他。于是，李弥官运亨通，于1948年下半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13兵团司令长官，除辖基干部队第8军外，还统率第9军和第39军。他的兵团的主要任务是防守徐州一带。我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后于1948年12月10日完成对李弥兵团的包围，12月17日全歼黄维兵团。李弥兵团官兵缺粮少衣，士气十分低落。特别是12月20日至29日的大风雪，使李弥兵团处于饥寒交迫之

中。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对李弥兵团发动全面进攻，仅三、四天就将它全歼。李弥乘其部队四散奔逃之机，化装成平民从黄口经徐州到济南。在济南火车站，他怕被人辨认出他的身份，不敢开口与露面，就假装成哑巴，托人去买火车票。到了潍县，他又伪装载满面粉的赶大车的车夫，脸上涂着面粉，逃到青岛。他迅速与蒋介石取得联系后，奉命于3月中旬在南京重集残兵，编组第8军和42师。4月24日，他到福建鹰潭后因无兵可招就被调去云南“拨补整训”，重新扩军。5月22日，李弥奉命在衡阳召开整编会。当时，他流露出对云南局势的悲观情绪，并将自己未来的图谋告诉126团团长方建：“如果云南情况不妙，我们就打算渡过怒江，到腾冲去开垦，做一个土皇帝。万不得已时，还可到野人山去！”

从衡阳到昆明，李弥败兵一路拉壮丁抓民夫，足足走了半年才进驻昆明以东20公里的大板桥。由于蒋介石对云南省主席卢汉存有戒心，1949年12月初，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及卢汉属下两名军长龙泽浚、龙泽意奉命到成都开会，得知蒋要卢汉把军权交给余程万，把政权交给李弥。蒋介石令张群陪同李弥等四人飞昆明处理此事。谁知消息为卢汉所预闻，他就下决心起义并采取对应步骤。

12月8日下午三时，张群、李弥等人的飞机在